

■ 讲述

柏杨：惟有爱才能超越世代

□ 郭本城

今年4月30日,我第二次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。上一次是2007年的11月26日,那一天是柏杨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。在当年2月,先父柏杨捐赠有56箱、一共11745件珍贵的文献资料入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。父亲能把文化资产交给世界上规模最大、设备最完善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来珍藏,能够跟这么多顶尖的文学大师一起被纪念、被研究,这是我们后代的荣耀。

转眼之间,已经将近有10年了。我要再度向陈建功、周明等诸位老师表示最高的敬意,感谢他们的热忱帮助,不仅让父亲的文献、文物能够回归祖国,连他最后的安息之地,也能够在这10年的时候,移灵回到了河南的故乡。我内心充满了感激。

历史要原谅,但绝不能忘记

父亲柏杨在96年前,也就是1920年,出生于河南。他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,所以没有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。他曾自嘲,自己好像是个野生动物。一直到青少年这个叛逆期之前,他都是在继母的阴影之下生活,继母不断地凌虐他,甚至于还杀害他。后来,因为日本侵华,他就投笔从戎去了,虽然逃离了继母的毒手,但是也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,这一年他才18岁。

18岁,应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年龄。但是,父亲的18岁,已经远离家乡,接受对日抗战的各种训练和磨难了。然而,他有一个坚定的理想,就是一定要读大学,而且一定要拿到大学的毕业证书。不幸的是,他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。于是,他两度伪造学历证件报考,也因为东窗事发,两度被开除学籍。

但是,皇天不负苦心人,终于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年,也就是1946年,他正式拿到了东北大学的毕业证书。当年的大学生一毕业,对祖国充满了憧憬,都迫不及待地,希望马上就能为国家、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于是,父亲跟志同道合的几位同学,在沈阳开设了一家书店,叫作“祖国文化馆”。后来,又受朋友的委托,要办一份报纸,叫作《大东日报》。但是没过多久,就发生了国共内战,他从内地辗转,九死一生逃到了上海。

就在1949年,他又跟随着他的恩师吴文义先生来到了台湾,开始了他人生旅途中另外一段奇异之旅。他在台湾有60年的岁月,他把他最成熟的人生岁月都奉献给台湾了,即使是身陷囹圄,他都坚持在文字的创作上。

他在台湾的这60年,可以很清楚地分为几个阶段:就是10年小说,10年散文,因为写杂文而造成了10年的冤狱,冤狱结束之后,他有一个5年专栏写作的阶段。再接着的10年,他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,就是把司马光主编的贯穿1362年、有300多万字的《资治通鉴》,翻译成了白话文,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得懂,也提升了我们阅读历史的兴趣。接着就是10年的人权斗争,把他生命中最后的有生之年,通通奉献给台湾的人权教育上面。一直到2004年,他的冤狱获得了平反,政府恢复了的名誉,他欣慰不已,因为他认为,名誉才是他的第一生命。2006年他宣布封笔。2008年4月29日凌晨,他因为心脏衰竭而逝世。在这之前,他还一再地告诉我们:“历史要原谅,但是绝对不能忘记。”

宁可被击败,也不愿被毁灭

这要追溯到1968年的3月4号,他因为翻译一篇《大力水手》的漫画,被调查局的特务从家中押走,这一走就是10年。他在黑牢里面遭到惨无人道的刑罚,身体、灵魂都受到严重创伤,最后连腿都被打断了。有一句格言说得极好:“一个男子汉,宁可被毁灭,也不可以被击败。”但是父亲在这种生死

我从芮城经由夏县去往阳城的那一天,逢着半晴半晦的天色。时节尚在初夏,晋南一带的闷热竟极湿润。一场大雨快要从天上漏下来,满心又尽是昏暗的情调。刚到埋着司马光的这片墓园,雨就从身后跟来了。坟莹的光景本就愁人,让雨这么一浇,愁便更深了。

骤雨送过的凉意,叫我舒出一口气。这样的天气里游墓,倒也别有意味。我在暗红色的祠墙前停了一刻,把门额上“司马温公祠”这几个字看了看。我问自己,是什么把我引到这里来的?坟莹的价值在于精神性,我的一颗慕古的心朝向这里,正为此也。我的感觉里,创造了中华文化财富的先人,会在深情的凝视中于我们的心上归来。看墓的本质,是思想的回望,是追寻文化的灵魂,若不是这样,其意义便失去了大半。

思绪就回到过去,在记忆的土壤里发现精神的根苗。司马光大约是最早走进儿童心里的古人,原由自然离不了小学课本上的“砸缸”故事,他和那“不梨”的孔融一起,成了世人推敬的先贤,叫我们自小便能发蒙仰先觉。南边一块砌砖的空场上,真就塑起“司马光砸缸”的石像。瞧一眼,这个谁都知道的故事又得见。我像是重返岁月,温习了一遍语文书上的字句。近前还有他的立像,束带顶冠,双手合抱在胸前,双眼飞光,看取人世万象。他保持着朝向远方的生命姿态。

中国的读书人,无不知晓一生修史的“二司马”。他俩俱是天分高、才情远的那一派不凡人物。司马迁作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,从黄帝至汉武帝,时越3000年;司马光修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,从东周迄五代,岁跨千几百年,悠远历史悉收于笔下,著述是他俩留在世间的伟大功记。二人的生命力跃动于文字里,并未随时间耗竭。太史公和温国公,一个是私家著史,一个是官修史籍,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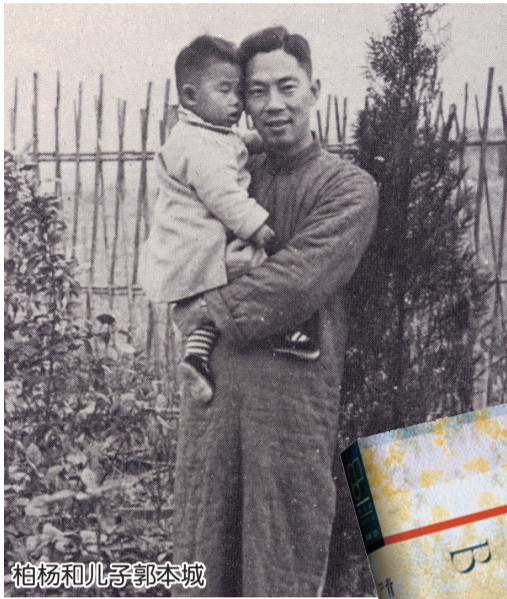
同为山西人,年代虽隔得远,乡园却离得近,一在河津(另说在韩城),一在夏县,皆为能听着黄河水浪声的运城所辖。秦时所设的河东郡就在这里,并且夏县又是大禹之子启建都的地方。“启放弃阳翟,西迁到大夏,建安邑。”这是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里的话。当地人把自己活命的这片土地看做“华夏之根”,所持亦非凿空之论。渭河之南的华县、黄河之东的夏县,合在一起,华夏之名由此出乎?看来,我们的祖根要到这方水土来细寻了。北面有吕梁山,东边有中条山,晋陕峡谷里又奔流着黄河,山河之胜孕化出一派人文之气也是自然的。

司马光在历史上地位颇高,不因他做了宋神宗的宰相,却在于依据旧史主持修纂了这部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的辞书和别的几种著述。他受刘放、刘恕、范祖禹等人之助,作丛目,作长编,作修润,费时19年,日夜与千年人语通声息。他的生涯是这般的度着的,近乎以苦行磨砺着自己的生命。此种学术韧劲,以我的推想看,当与司马迁的精神相赅连。《资治通鉴》中专有一节记述太史公受腐刑的旧事,深感其气节和毅力。历代为官者得此书,确可循着年经事绩,获得从政警戒。司马光在史学上的开创与奠基之功,为后继史家导夫先路。说到我自己,是把这部仿《左传》叙事之体纂写的《资治通鉴》当成历史演义来读的,我的一些历史知识,是从这书里得来的。

围墙里面也是一派屋舍厅堂。进去观其光景,轩峻深阔,自是那等静穆气象,只是叫流年磨蚀得旧了些。正殿不很富丽,门楣未添新漆,倒也存着一番古朴风味。有匾额曰“温公祠堂”,门旁并无对联。供台上横列着司马人家的塑像,皆敷了彩。遵辈分长幼之序。做父亲的司马池,迎门面南坐着,神情自是安

攸关的状况之下,却是宁可被击败,也绝不能被毁灭。因为他知道,他必须活着出去,才能够为他的冤狱、所遭受到的刑罚和屈辱做见证。

他的意志没有屈服,但是他承认了,他承认了他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,他配合特务的“编剧”完成了口供。于是,他被以惟一死刑的叛乱罪起诉。他为了自己的权益,也是为了自己的性命,不断地提出上诉,甚至还亲自亲笔撰写了后来成为监狱文学代表作品之一的《万言上诉状》。最后,父亲逃过死罪,



柏杨和儿子郭本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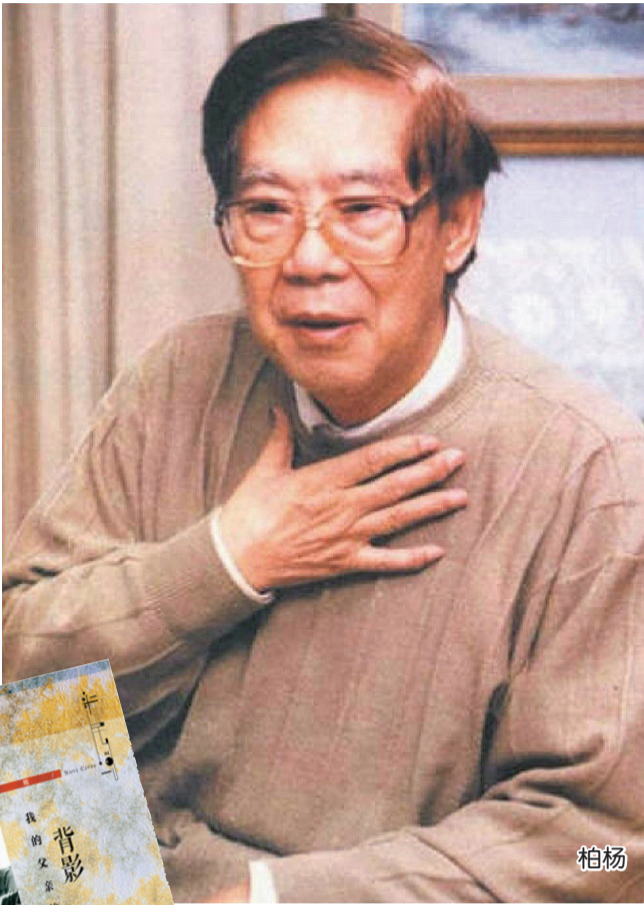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活罪难逃,他被判有期徒刑12年定讫,没收所有的家产之后,发监执行。

父亲在台湾本岛被关了4年,之后才被遣送到了绿岛。绿岛是距离台东南方33公里的一个小岛,在日据时代,是日本人专门囚禁抗日分子和日本浪人的地方。国民党统治台湾之后,则继续当作监狱,囚禁的是蒋家的政敌以及“异议份子”。当然,也包括类似先父柏杨这种“罪大恶极”的“匪谍”。

就在绿岛的绿洲山庄里面,父亲把早餐吃剩下的稀饭涂在报纸上,一层一层地经过风干,变成一张很厚硬的纸板。他就把它摆在大腿上,靠坐在墙角,借着微弱的灯光,持续他的监狱文学创作。就在这每天晚上属于他自己的短短的两个小时里面,他没有时间去恢复白天做苦工所留下来的疲惫,或是不小心受伤的创痛。他专心地奋笔疾书,一个字一个字地,写在各种容易伪装、掩饰的纸张上面。

父亲的监狱文学,包括以《中国人史纲》为首的三部历史著作,还有一本是后来在1991年因之而荣获美国国际桂冠诗人荣誉的《柏杨诗》。父亲在入狱之初,面对的黑暗是无边无际的,他努力地不去想“铁窗之外”的事情,他把握任何一点可以读书的机会,让自己的心思和精神都能够有所寄托。就在这种情况之下,他选择了阅读“二十五史”,并且在阅读、思考之余,开始动笔撰写他的历史著作。就这样一日复一日地,他从5日台湾的监狱,写到了绿岛的监狱。一直到了1975年的4月5日,连任了27年所谓“总统”的蒋介石死了,因为特赦,父亲的刑期就由12年减到8年,而这一天,父亲服刑刚好满7年。

可是,在他8年刑期届满之后,他并没有被释放回来,而



柏杨

是仍然被软禁在这个恶海之中的孤岛之上。他非常沮丧,因为他并不知道,当时在国际上对他的救援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,包括孙观汉先生,包括国际特赦组织,包括美国总统卡特。美国的国务院甚至派了特使来台湾,直接跟蒋经国要人。终于,在1977年的4月1号,他们将父亲接回台湾,还给他失去的9年又26天的自由。

父亲被释放回来,也带回来了他的监狱文学。但是,很多诗词作品却遗失了,带出来的只有64首,这些都是他在这10年的冤狱里面,直接或间接地宣泄了心中的怨愤之气,也写尽了他生命中最悲惨的一部分。尤其是在调查局的黑牢里面,当时他忍受着断腿的椎心之痛,因为没有纸、没有笔,他就把诗词用指甲刻在石灰墙上,甲尽血出,和灰成字。这种千思万缕的纠葛,这种在生命中大悲、大苦的遭遇,化成血泪的诗篇,所以,字字都是血泪,句句扣人心弦。即使是将近50年过去了,我们现在读来,仍然会感觉到骇目惊心。

这不仅是个人的苦难,更是民族的灾难

父亲从出生、求学到从军,一路都是跌跌撞撞、离乡背井的。他的生活,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非常贫穷的。他是这个时代的悲剧,也是战乱下的幸存者,最后,孑然一身来到台湾。他在台湾,又是独裁和专制的牺牲者,但是,在他有权利、有能力报复的时候,他选择了原谅。他将自己一生坎坷的际遇,全部

■ 行走

临冢遥忆司马光

□ 马力

稳的。司马旦、司马光伴于左右,气色也极平静。我看去无味得很,并非缺少崇贤仰德之心,怪只怪一堆泥怎么也捏不出真血肉,倒弄得僵了。

靠东为余庆禅院,这是司马光向朝廷乞建的家庙。移身近前,门后闪出一个大院落,随处植些花木,自有悦人颜色。厢庑分列东西,正中是条平直的甬路,通向北面是一座廊柱扁扁漆色都褪了的旧殿,雕甍绣栊的初貌颇难估量了。那里面,立了多尊佛像,在微弱的光线中透出朦胧的暗影。把佛菩萨请进墓祠,似不多见,给墓园的沉寂空气添了一点宗教味道。唐宋官宦之家倡兴的坟寺配造的风气,在这里找到了实例。对那佛菩萨,我只粗粗瞥几眼,虽说老得褪了彩妆,又蒙了积年的灰尘,可那粉白的面颊依然含着温暖的寓意,飘拂的衣带裹紧丰腴的身子,愈显出姿态的袅娜。山西佛塑得好,天下共知。正面莲台上端坐的毗卢佛,两旁伴着药师佛、阿弥陀佛不消说了,佛坛前的侍童,两壁下的罗汉也是一样,眼神里

都有故事似的,可惜还不及晋祠的侍女和双林寺的观音那么有名罢了。名气弱些倒也不怕,只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注意到它们。

佛菩萨的脸颊盛开微笑的花朵,我带着这般美妙的印象迈入大殿。这些佛也是宋时塑的吗?司马光已逝,造像还在,到底比人耐得住岁月。

往西不远的一片坟冢,是司马光父子殓葬的所在。祖茔也邻近旁,阡陌都在这里归了位。风吹过时光,对他们,从摇篮到坟墓,一辈子转瞬就熬尽了。不见鬣石垒坟,只撮土为之,真是太简单了。这算薄葬吗?朝东边的余庆禅院一瞅,又是那么气派。两汉的厚葬之风,犹存余绪。靡财造墓祠,实在还是表现着对于生死的态度。为了不被遗忘,司马光在大地建筑起最后的尊严,构成与现时平行的世界,无声地证明人间仍有他的位置。他大概要让经过这里的老少明白——我在地底下呢!后人似乎能够从地面的楼台上,看到历史中的他。

隆起的几个坟头都过丈高,草色自有浓淡。“绝弦悲宿草,抚首念诸孤”,恰是司马光的诗咏。每棵草都有生长的记忆。经了这样久的时日,不停地有人来添新土,才没让坟头矮下去。要不,看那凄雨中的老坟,曩以名扬天下的司马家族,似乎显示着根基已尽的衰势。若搬来听书看戏的经验,正配得上《红楼梦》里太虚幻境十二舞女歌过的“忽喇喇似大厦倾,昏惨惨似灯将尽”这句曲词。

打着浅草的雨声,一阵疏,一阵密,一阵缓,一阵急,墓地愈显安静了。坟墓是有气息的,呼吸之间,会感受到静穆中的力量。这还不是斜阳笼罩时分,要不,记起“近泪无干土,低空有断云”这联杜诗,心头更觉凄迷。土冢是最朴素的葬式,圆圆地隆起,松软的土质失去坚硬的力量。上面的浮草被雨水染绿,

浮着一层光似的,真是“连天衰草遮坟墓”,衬得裸露的泥土更黑了。躺在地下温国公听见什么了呢?土地给了他安静的空间,他好像回到生命的原始起点,永远避开了充满摩擦与冲突的世间,再也不用去和王安石激辩熙宁变法的非是,元祐更化也如一梦。

司马光的坟头上,一条细如羊肠的小径斜伸在那里,不知何人踩出的,秃秃地长不出草。也许是戏耍的孩童,也许是南北的游历者,逝去的先贤一概不在他们的眼里。此种景况,总之有些轻慢的意思,而治史之人,有多少曾来墓前流连?若非身入此境,我也想不到这一层。还是《红楼梦》中的话用意深:“问古来将相可还存?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。”言尽于此,还能说些什么呢?我欲一怔,心上也明白,在冷清的土中睡过长夜的温国公,已经不能感知这些了。墓中的光景对他,透不进一丝气息与光亮,永远是夜静的时候。一颗醒着的灵魂仍在黑暗中同世界对话吗?唉,只有活着的人替他抱些浪漫之想了。我蹲下身子,轻抚着漆黯的墓碑,有“司马公墓”一行清晰的字迹留在碑石上,牵着我的目光柔软地滑过。我仿佛突然看见一张模糊的脸,又恍若碰到脸上迸出的一道眸光。冥想的幻景倏忽就闪逝了,耳畔又尽是渐紧的风声和雨打草叶的响动。绵密如针的雨脚,斜斜地落下来,打出一片细长的土凹。

一旁站了几个刻文官样子的石人,一站就是千年,风晨雨夕,在墓外殷勤守候,从不离去,又像是彼此悄声说着衷肠话。石头做的身子,心肠比菩萨还慈悲。他们的面目不挂什么表情,只留下忠实的眼神。幽寂的神道两侧,因之有情。

司马氏家人,谁来守先祖基业?

四近的田垄和菜畦朝这边闪来新鲜的翠色,远处点缀着疏落的村庄农

都转化成正面的能量。在他的脑海里,几乎没有一丁点负面的思维。

我在有机会跟年轻朋友聚会的时候,都会告诉他们:不管你们对柏老的言论是否认同,但是,他那种坚韧卓越的毅力,以及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、壁立千仞、无欲则刚的气度,绝对都是我们后辈应该去学习的。

因为,在他的心中充满了爱。他对每一个人所付出的,真的是非常的慷慨,而且,非常细致、贴心。他在坐牢的时候,看到报纸报道,有些孤儿寡母在生活上发生困难,或是没钱治病,好几次,他都会叮嘱我的妹妹佳佳,去做奉献。

在圣经里面有一篇《爱的真谛》是这么说的:“爱是恒久忍耐,又有恩慈,爱是不嫉妒;爱是不自夸,不张狂,不做害羞的事,不求自己的益处,不轻易发怒,不计算人的恶,不喜欢不义,只喜欢真理;凡事包容,凡事相信,凡事盼望,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。”我觉得,他做到了。他所付出的爱,真的是永不止息。他能够原谅过去所有的一切,是因为他认为,他绝对不是世上最苦的人,因为绝大多数的人比他更苦。这是民族的苦难、也是时代的灾难,绝对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。因此,他对任何的人、事、物,都充满了感恩的心。

他有一句话非常令人省思:“再大的仇恨,也会有尽时,惟有爱,才是超越世代的东西。”

2004年,父亲的冤狱获得平反,他上台致辞的时候说:冤屈一定要申诉,污秽也一定要洗清,加诸在我们身上的屈辱,以及家破人亡的悲惨,我们不能忘记,但是,也不需要报复。因为,报复会产生永无止境的冤冤相报,对我们后代的子孙所造成的伤害和遗憾,将永远无法弥补了。

因为道歉需要最大的勇气,很多人没有这个勇气。而能够原谅,才是真正的勇敢。父亲让我认识了什么才是真心的原谅,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敢。

不为君王唱赞歌,只为苍生说人话

我们阅读或学习历史的本意,就是要铭记历史。前车之鉴,后事之师;以古为镜,以古为鉴,我们要让历史成为我们的镜子。

在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叫作苏格拉底。他有一句名言,我比别人知道的多的,就是我知道自己的无知。而父亲则说:我们丑陋,来自于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丑陋。1985年,父亲出版了一本书,叫作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他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,强烈批判我们民族性的许多缺点。这本书是20世纪末叶,知识分子在沉痛的反省之后,向自己的民族所击出的一记警钟。

其实,父亲从来都没有否定过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,他只是爱之深、痛之切罢了。他是因为在台湾,看到许多台湾人以及海外的华人,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怪现象,他是有感而发的。

在2007年3月7日台湾各界为父亲举办米寿的茶会上,父亲坐在轮椅上,大腿上盖着毛毯,鼻孔里插着鼻胃管,苍白的脸颊露出浅浅的微笑。有位主播请他许个愿,父亲叹了一口气,轻轻地说:“希望我的腿,不要再疼了。”这是40年前,他被刑罚折磨的那条右腿,因为没有妥善的医治,数十年来,每天都在折磨他,并且日益严重。

父亲,他最后的愿望,竟是如此的渺小,然而却无法如愿。他深锁着眉头,轻揉着膝盖,这让所有的人都心痛不已。

2008年,父亲过世之后,我们遵依他的遗愿,将他的骨灰撒在台湾跟绿岛之间的绿岛海域。而两年半之后,父亲就移灵回到了故乡,安葬在郑州的福寿陵园。园区里面有一栋人文纪念馆,里面有父亲的衣冠冢,还有《柏杨全集》。在墓地的中间,是父亲的铜像,右脚边有一块大石头作为墓碑,上面刻着:“不为君王唱赞歌,只为苍生说人话”。这是父亲生前写的最后一段文字,也彰显他针砭时弊的傲骨。

父亲过世之后,许多的长辈都不断地鼓励我,要我为父亲写传。他们不希望,在这容易遗忘的时代,柏老成为过眼烟云。生为这个特殊、破碎家庭的一分子,我愿效法父亲,透过文字,重新建立与认识他的生命历程。在一生《背影:我的父亲柏杨》一书中,我以20万字来诠释他传奇的一生和一生的奉献。

在父亲离世的第6年,我完成了这一本书,而今天能够在大陆上市,我觉得,是我这一生最值得振奋的事。

